

# 我的人生苦旅

#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之始.....	(1)
一	出生丧母.....	(1)
二	我有了继母.....	(4)
三	我的新差事.....	(8)
四	我当了支使丫头.....	(9)
第二章	憧憬壮丽 .....	(12)
一	一颗启明星 .....	(16)
二	我考进高等学府 .....	(17)
三	我差点被捕 .....	(23)
四	街头遇故知 .....	(29)
五	接关系 .....	(34)
第三章	神秘使命 .....	(34)
一	大汉奸当了我的保护伞 .....	(34)
二	建立地下交通站 .....	(43)
三	大病临头 .....	(52)
四	五妹来临 .....	(57)

五	误会 .....	(65)
第四章	迎接胜利 .....	(71)
一	接受新任务 .....	(71)
二	转移新地点 .....	(79)
三	我的婚变 .....	(82)
四	突然事件 .....	(87)
五	通过封锁线和黑店 .....	(92)
第五章	解放区的艰苦岁月 .....	(102)
一	我失去了儿子 .....	(102)
二	儿子永远不是我的了 .....	(107)
三	我正式结婚 .....	(112)
四	婚后生活 .....	(121)
五	我生了一个女儿 .....	(132)
六	忽然刮起第一次运动风暴 .....	(136)
七	初次省悟 .....	(142)
第六章	走向混沌 .....	(155)
一	阴霾笼罩了我的家庭 .....	(155)
二	第二次运动风暴的打击 .....	(160)
三	灾难降临 .....	(171)
四	我被离异 .....	(193)
五	坠入深渊 .....	(205)
第七章	劫后余生 .....	(227)
一	大病将死 .....	(227)
二	我处于严密监视的包围中 .....	(229)
三	刘亚继续陷害我 .....	(243)
四	集中农场劳改 .....	(254)
五	厄运再次降临 .....	(263)

六	我看大门.....	(267)
七	我下工厂劳动.....	(272)
第八章	度过浩劫.....	(277)
一	随时揪斗.....	(277)
二	牛棚岁月(一).....	(291)
三	牛棚岁月(二).....	(297)
四	吃“忆苦饭”.....	(301)
五	“小保儿”大儿子来了.....	(307)
六	小儿子扒火车来津.....	(310)
七	干校解体.....	(316)
第九章	落乡.....	(323)
一	落户独流减河河滩.....	(323)
二	七月之夜.....	(334)
三	农民为我请愿.....	(347)
第十章	曙光升上地平线.....	(356)
一	初见端倪.....	(356)
二	好消息频传.....	(359)
三	落实 55 号文件精神.....	(365)
四	大地回春.....	(369)
五	尾声.....	(381)

# 第一章 苦难之始

## 一 出生丧母

1924年农历的4月21日，天津卫河北的“中国地”（对当时的八国租界地而言）的一条叫做宜仁里的小胡同里，有一个满族的大龄妇女正在产前阵痛。男主人本想临时雇一辆马车，把他的妻子送进妇婴医院。但当他走出胡同口就被军警用大枪拦住了。那大兵气势汹汹，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有人说是北京派下来的军警，对隐藏在附近的共产党人实行大逮捕；也有人说，这些军警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六路军入关讨伐直军曹锟，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入关先遣军。不管是哪种原因，街上实行了戒严，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男主人挨了一枪托，吓得跑回家来，只好改了主意，在附近请来一位旧式的接生婆——俗称“娘娘婆”来给接生。

产妇肚子疼得几次昏厥过去，娘娘婆指挥着，让她双手拽着门上梁，像打秋千那样，想让胎儿生下来，证明无效后，又把她从门梁上卸下来，娘娘婆便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摁挤肚子，产妇疼得嗷嗷直叫，仍不见效，娘娘婆这时便拿出她平日接生

的绝招：到厨房去取来秤钩子，准备用钩子先把婴儿的头骨砸穿勾住，然后再把婴儿大卸八块地勾将出来，达到救产妇一命。可巧的是，等姥娘婆取来秤钩子，婴儿也呱呱坠地了。但这姥娘婆对这个没有让她使上绝招的婴儿似乎有了气，她在没等胎衣下来的情况下就着急地剪断了脐带，胎衣一下子随着冲上去了，来了个“血膨心”，产妇立刻就断了气。

这生下的婴儿便是我。

我一出娘胎就带来了灾难。当时只顾了忙死人，就把我用小被子卷了卷，放到桌子底下去。院里忙着用木材打棺材，斧锯的叮当声，压过我饥饿的哭声。三天后棺材打好了，才想起我来。当时家里没有女主人，父亲是一个书呆子，他早已吓得没了主张，随便什么人都能指挥他。他死了女眷的消息，按家规要在次日就得报告给住在英国租界地洋楼别墅里当寓公的祖父。我的祖籍在河北的沧县，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协办内阁大学士纪昀（晓岚）的四世裔孙，就仗着祖上的荫德，祖父做过清朝的道台，放任过福建的督学，狠捞了一笔银子，解甲归田后，因为老家闹土匪绑票，他便带着丫头在天津这个水旱码头的商埠安居下来。他染有当时最为时髦的“芙蓉癖”——也就是抽鸦片烟。父亲那年虽然已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按家法，还要跪在地上报丧和请求给我赐名。祖父端着烟枪气呼呼地说：

“一个丫头家，我就不给她赐名儿了，再说，这丫头片子是‘丧门星’，刚一生下来，就要了她娘的命，是‘妨人精’，八成是‘八败星’投胎，命太硬，不是个好东西。”

父亲回来后，带来了祖父的偏房——福丫头，她倒挺热心，勇敢地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一来就把我从桌子底下抱起来，据说我这时在她怀抱里哇哇地哭起来，她就把新买来的奶

粉用凉开水和成浆糊往我嘴里抹。虽然她的心好，只可惜没有育儿经验，吃下去没一会儿，我就抽起疯来。幸好自学成医的三叔从老家崔尔庄赶来，他给我开了一味成药“牛黄镇惊丸”，才止住了抽疯。但由于吃了超剂量的大人用量，长到好几岁，我都有点愣愣乎乎的，总是瞪着两只发直的大眼。人们都暗地里担心我会变成一个痴呆儿。

父亲自然也把母亲逝世的消息即刻拍发一封加急电报给他的岳丈家。外祖父当时住在北京。入殓的那一天，他老人家从北京赶到了天津。他是满族镶黄旗，也就是清朝皇亲国戚的上三旗，姓乌扎拉氏，又是爱新觉罗的贵胄，因此他官至巡抚。他那魁梧的身躯一走进那条小胡同，他就放开大嗓门痛哭起来：“我那可怜的闺女呀！你死的真冤呀！”这时他走进院门发疯似的喊叫着说：“快把那个小兔崽子给我抱出来看看！”

我被抱出来，他一看就来了气，骂着说：“这是一个‘扫帚星’转世，一生下来就要了她娘的命，快把她给我摔死！”

要不是王妈妈腿脚利索，躲得快，他手里提着的关东大烟袋锅儿，也会把我的头盖骨打个窟窿。到我七八岁时，我也不愿意回这个姥姥家。他一见我就撵狗似的说：“扫帚星，妨人精，快给我滚出上房去！”吃饭时也永远把我赶到厨房里去。在这里，既没有善良，也没有仁慈，他不是把我看作一个没娘的孩子给我疼爱，给我怜悯，而是把我母亲死亡的罪责愚昧地加到我的头上，我简直闹不清他当官时是怎样断案的。

祖父对我也并不比他强。每年起码要有两次——春节和他的寿诞之日，让马车把我们全家拉到他家来给他磕头拜年、拜寿。爷爷见了我，横眉怒目，张口闭口骂我“八败星”，说我“主着家门不幸”，不让我进他屋里去，指定我必须坐在楼梯上，不准自由行动，说这是防止霉气留在他的宅邸里，有几次

竟把我关到地下室，黑咕隆咚地看着老鼠在嬉戏，吱吱地叫，我好害怕。

据说祖父当年做的是教育的官，我长到能思考问题的年龄，心里总存着一个疑问：“凭他的愚昧和腐朽，他怎能教育人呢？”

祖父和外祖父对我如此冷漠和仇视，也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和伤害，更使我充满仇恨心理。

因此，我从小就痛恨军阀——是他们争地盘、要打仗，实行军事戒严，才使我年仅三十三岁的母亲进不了产科医院，命丧黄泉。

我更痛恨这个封建家庭，是这些无知的自命不凡的官僚，使我这个刚一落生的孩提遭受着封建礼法的残害。

## 二 我有了继母

父亲按着封建家规的礼法，守制三年。三年过后给我娶进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不是外人，她是我的老姨。我母亲有六个姐妹，我母亲行四，她行六，也就是我的六姨。

按说姨做母，该像亲娘一样疼爱吧，可是恰恰相反，她对我特别狠毒。

当我刚有记忆、稍一懂事时，我人生的第一印象便是挨打和挨饿。

继母最初用扫灶笤帚打我，一直要打到笤帚的黍子苗飞满屋子，笤帚散了架儿，她才住手。一天就得买一把新笤帚。大概是因为成本太高，她就换了南方用竹子编的藤拍子，这是个很厉害的刑具，一下子拍下去，我的小屁股蛋儿就要肿好高，

自从改用了藤拍子，我的屁股上就被打得又红又肿，总是青了红，红了紫，根本不能坐板凳。每天打得我鬼哭狼嚎，跪地求饶都不行。

爸爸在旧衙门——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做职员，他每天上班去，就是我定时的挨打时间，所以我总是望眼欲穿地盼着爸爸下班回家。但是遇到政府裁员，爸爸失业，他就挂牌当律师挣钱维持一家人生活，有时为了调查案情，需要到外地去奔波，这时她就在失眠的夜晚，半夜把我从熟睡中打醒，我又惊又怕，又疼得火烧火燎，还不让我哭，我脱了衣服，打得比白天还狠。一拍子下来就是一片血印儿，直打得我皮开肉绽。我常常琢磨怎么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却没有把我整疯，我的神经顽强得真让人不可思议。

一年以后，继母为我生下了一个妹妹。虽然我爷爷因为是个“赔钱货”没给妹妹“赐名”，但爸爸和继母都爱如掌上明珠。和美丽聪明的妹妹相比我简直就是一只丑小鸭，小癞蛤蟆。

七岁时，继母派给我的差事是“跑街”。也就是说早晨一睁眼去买早点，随后是到杂货店去买油盐酱醋，肉、菜、切面、大饼等等，都是我分内的事。使我记忆最深的是隆冬腊月，刮着风雪，我的衣服单薄，又没有帽子、手套，手里托着鲜肉和豆腐，冻得小手僵了，裂着大口子，直冒鲜血，疼得钻心。

这时我家还有一位“老妈子”，那就是我叫她“王妈妈”的老家人。她是从山东逃难来津的，带着一儿一女在我家的胡同里讨饭。我母亲可怜这娘儿仨远离水灾的故乡到天津卫，举目无亲，又看这乡下女人诚实，自己觉着身子重了，就要临盆，身边也需要一个可靠的服侍人，便把她们娘儿几个收留下

了。她告诉我母亲她男人给财主扛长活，几年前为东家磨面，被大犍牛的犄角抵死在磨道里，连肠子都挑出来了，死得好惨。母亲对她更加怜悯。父亲上班去，她就拿着针线簸箩，或是菜篮子到上房跟我母亲就伴儿，边聊天边干活，主仆关系很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母亲却突然死于非命。天津卫不是穷乡僻壤，要不是军阀混战，军警戒严，一个产妇是不会在华北的第一商埠死于难产的。

母亲死后，王妈妈跪在棺前，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几天后，我被一个奶母带到乡下去，到我三岁娶了继母，王妈妈才又回到我家来，她一直照看着我。她常对我说：

“太太是好人，心慈面软，可惜寿数太短，唉，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哪！要不是太太发善心，救下我们娘儿仨，我们怕是要饿死，让烂葬岗子里的狗给嚼了呢！”

王妈妈因对我娘感恩，对我就非常疼爱，她总是藏起一点吃食偷着给我吃，我的手上冻了大口子，流着鲜血，她就流着泪，在火炉上化了膏药敷在我的伤口上。夜晚，她搂着我睡在一间三角形的屋里。我八岁那年生日的那天，也就是说我母亲八周年的忌日，等到上房继母安睡之后，王妈妈便在我们那间小三角屋里摆上了供桌，点上蜡烛和纸香，还拿出她用锡箔纸叠好的金银裸子，最重要的是在供桌正中靠墙的位置上摆了一张二十四寸的大照片。王妈妈先跪下磕了头，然后说：

“慈恩（这是父亲为了对母亲感恩给我起的乳名）！跪下来好好看看，这就是你的亲娘，多年轻，多俊巴，给她磕头吧！”

母亲的确很美，乌黑的浓发，额头上留着燕尾式的齐眉穗儿，一对有神的大眼，穿着锦缎镶边的上衣，外套黑缎的大襟坎肩，显然这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装束了。我跪在地上，看了

很久，直到泪水迷了我的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亲娘，也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看见她那端庄淑静的形象。

由于王妈妈在我挨打的时候，总是成为我的“保护神”，她就被我继母辞退了。

她走的那天，挟着一个小包走到上房。

“太太，查验一下我带走的东西吧，还求您让慈恩帮我拿拿这些破烂儿。”

听到继母允准让我送她，我破涕为笑。王妈妈那年已有四十岁出头，她扛着铺盖卷儿，我给她提着包袱。她家住在小王庄，这不仅是天津市有名的贫民窟，还是当年枪毙人的刑场。一路走，她一路对我说：

“孩子，往后跟前没了我，学着自已照顾自己吧，唉唉，古语说的好：‘宁肯死了作官的爹，也别死了叫街的娘’，这话不假。往后你要长点‘眼力见儿’，别总是傻乎乎愣可可的。我不是单为让你提包袱，我是找这个托词，为的是让你认我那穷家的门儿。你饿极了，就偷着到这儿来，棒子面的窝头，婆婆儿还能让你填饱肚子。”

一路上我们俩全都流出了惜别的眼泪。

就在这年，因为半夜挨打我得了惊吓症，王妈妈就把我接到小王庄住了一阵子，在她精心护理下，我很快就康复了。她那一间用草把子抹泥搭成的“篱笆凳”茅屋，紧靠着那条新开河，我每天跟着一群苦力人家的孩子，留连在河滩上看鱼鹰逮鱼，我学会了光脚踩着稀泥在河滩上捞螺蛳，也学会了用“撮针儿”沿街拣烂纸，拾煤碴儿，到菜市场去拾菜帮子，也拣点西瓜皮。这是因为我不忍心让王妈妈每天用小脚走几十里地到纱厂络线挣几个“大子儿”来养活我吃喝。我拣的烂纸可以卖两三个大铜板，帮着买棒子面，螺蛳煮了当菜吃，西瓜皮爆淹

成咸菜。我在这里是自由的，王妈妈去上工，便任我去野跑，虽然我们是这样贫穷，但王妈妈家的哥哥、姐姐都喜欢我，疼爱我，我幼小的心感到了无比的温暖。我从很小的年龄就体会到了莎士比亚的名言：“温暖的茅屋胜似无情的宫殿。”

那年的夏天，我正光着脊梁，挥舞着小褂儿在河堤上跑着逮那成群飞舞的蜻蜓，忽然传来了不妙的消息，继母找人捎口信，叫我立刻回家。这对我真如五雷轰顶，笑容从我的脸上消失了，我好像变成了一棵晒蔫的茄秧，又好像一根木桩栽到地上呆住了。那一晚王妈妈给我做了贴饽饽熬小鱼，嘱咐我好话，让我偷着找机会跟爸爸说让我上学，要好好用功，将来学了文化可以自立。临睡时给我洗了头，篦了虱子，还给我洗脖子、烫脚。第二天一早送我回家，一路上我和王妈妈哭了一道儿。我不像是回家，倒像是奔赴监狱和刑场。

“妮儿呀，实在饿得慌，就偷着找婆婆儿来。”

我回到家里，领了新差事，除跑街外，最重要的任务是接送我的妹妹上下学。妹妹已经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

### 三 我的新差事

冬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手上提着胶鞋，夹着雨伞，胳膊上搭着棉斗篷。这些都是为接妹妹下学用的东西。

我脚上穿的是一双旧薄呢子的棉鞋，是我姑姑穿旧了不要的鞋，因为大，在后跟上用粗针悍线缝了个鼻子，底子很薄，踩在雪上，早就湿透了，冻得我双脚麻木，几乎没有了知觉。

在下学之前，我冒着风雪，赶到学校。上课铃响了，学生们全进了教室，我独自孤零零地坐在走廊的条凳上。

一位男老师，夹着点名册，拿着粉笔盒，在向教室走去的

时候，来到我的面前站下了，他戴一副眼镜，上下打量我，这时我恰好冻得直打哆嗦。

“你是哪儿来的孩子？”

“老师，我是来接妹妹的。”

“噢？你妹妹上学，你为什么不上学？”

“我家是后娘。”我嗫嚅地说了这句话，难过得低下头去。

“你冷得发抖，为什么不披上这斗篷呀？”

“我娘不让，她说我身上气味不好，怕薰了妹妹的斗篷……”

老师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你跟我进教室来吧，这儿会暖和一点儿。”

我跟他身后走进教室，他让我坐在后排的一个空位上，指着我旁边的一位同学说：“你跟这位小朋友合着一本课本吧，好好念……”

我感动得抽泣起来了，站起身，向他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谢谢，谢谢张老师！”

就从这时起，我成了一名学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第一颗升在我头顶上空的启明星，是他慈祥的光辉照亮了我蒙昧的前程。

我一生一世都感激这位仁慈的老师给予我的恩惠。

#### 四 我当了支使丫头

在我挨打挨饿的那些时候，特别是离开了王妈妈庇护我的时候，是善心的邻居们给了我最大的关心。房边左右各家的大娘大嫂，都偷着把我招呼到她们的屋里去，我饿得眼蓝，狼吞

虎咽地就把她们留给我的食物吃下去。

我常常到垃圾箱里去拣点吃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逢盛夏的中午，对门张家都会在饭后吃西瓜消暑。我倚在大门上，等啊等啊，等到咿呀一声大门开了，就会有人把那簸箕里的西瓜皮哗啦一下倒到土箱里，等人一走，我就急忙蹿到土箱跟前，把那西瓜皮一块一块地啃一遭儿，我的肚子似乎饱了，所以，这“溜西瓜皮”的营生儿，就成了我一整个夏天特别的享受。

再一件事是我八岁那年，我家院里招来一户姓董的房客。他来自山东青岛，是一户在乡间颇有田亩的中等地主。老主人已过世多年，如今儿子董大少爷供职于河北省政府，董老太太从家乡来津，是特意为照顾孙子的。这一年董老太不过五十多岁，人很精明，尤善于支使下人干活。平时有一名张妈买菜、做饭、洗衣，但苦于没人哄着孙子戏耍，董老太便物色了我。

我每天跑街购完东西，便走到董老太的屋里去。她会把孙子小狗子的剩粥剩饭拿给我吃，我照例像个饿狼似的吞咽下去。董老太坐在板铺上，对我说：“你吃过这么好的饭食吗？别看是剩粥剩饭，里面滴了香油，还撒上牛肉松哩，饭里浇了肉汤、口蘑汁，还有油菜末哪！”我刚把那剩碗底儿吃下肚去，董老太就吩咐我：“吃得饱饱的了，爬下吧，让我们狗子骑着玩玩儿。”

我爬在地上，小狗子就骑到我的背上，手里举着一根挺粗的柳树枝，不时地打在我的头上和背上。我疼得龇牙咧嘴，就把哭泣着的小狗子哄乐了。

董老太也乐了，她说：“让我们狗子打两下怕什么呀？能比你后娘的鸡毛掸子、藤拍子厉害吗？”

哄着小狗子玩，并不算太难，只要肯在地上驮着他转圈儿

就行。使我最慥头的是伺候牌局。董大少爷办完公事，吃罢晚饭没事可干，就哄着太太董大少奶搓麻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牌局。冬季天黑得早，夜又长，每晚都让我坐在屋外廊下的石头台阶上等候招呼，我的任务是上街置办夜宵，如买烟，买水果，买烧饼、茶鸡蛋，或是端馄饨。最要命的是在我坐在漆黑的院里等着招呼时，我会由于白天跑街劳累而困得倚着廊柱睡着了。冬天夜里起了大风，虽然寒冷，我瑟缩成一团，抱着肩也照常困睡。每当叫我购物，董少奶奶便跑到门外扇着我的嘴巴，把我打醒：“死猪！就知道混吃闷睡，快醒醒起来，去给我们买蜜柑桔去！”我昏天黑地的跑出去，听着更夫的静夜梆声，壮着胆子，冲上街头，这时我会偷一个最小的桔子犒劳自己以为报酬。

这支使丫头的日子我大约过了一年，直到我九岁上学。在董家我没赚到一个铜板的报酬，只以小狗子吃剩的饭食、馒头给我充饥，算是对我的犒赏工钱。

这段生活对我的一生都极有意义，它不仅说明我的童年是多么不幸，它更使我从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谋生的艰难。如果没有我自幼这番苦难的磨练，我相信我既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也熬不过来其后的一连串的坎坷经历。

因此，当我回顾我七十多年的旅程时，我特别要感谢我苦难的童年。

## 第二章 憧憬壮丽

### 一 一颗启明星

自从仁慈的张老师把我领进了教室，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街坊邻居的大叔大婶，除了偷着施舍给我吃食以外，也都嘱咐我好好上学，长大自己做事挣钱，独立生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只有求学才能自立，只有自立，才能脱离这个封建的家庭。

也是我幸运，我接触的好几位老师都以巨大的同情心，帮我补习功课，为我一次次的跳班升级，打下了基础。我从一年级，经过老师的补习，跳到三年级；又经过补习，我跳班到小学六年级。1937年日本鬼子进攻中国的时候，那个硝烟弥漫的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木斋小学毕业。那一年我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如果我不是那样超常的努力跳班，在小学的班里，我的年龄就太大了，这当然是继母不让我上学而让我跑街造成的恶果。

1938年河北省政府迁到保定府，我们全家也离开天津随着父亲的供职单位搬到了这座古城。

我难舍难离地告别了恩人张老师，我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我舍不得他，我不知道这一分别，在茫茫的人世是否还能相聚，这一人生的离别，的确使我心灵为之震颤，使我的情感受到极大的悲痛。在那些就要分别的日子里，我总是挤出时间跑到学校去，来到张老师的宿舍，趁他不在，我悄悄地为他打扫屋子，为他洗衣服，还有时躲到屋角里偷偷地哭泣一会儿，表现了一个少女最纯真的挚爱。临走的头一天，我坐在他的宿舍里等他很久，我必须见他一面，以便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那一晚，他给我在纪念册上写了临别赠言，并送我回家。我们沿着海河岸边散步，四年的耳提面命，四年的功课教诲，四年的相聚相知，那种师生的特殊情谊，就像我身边流淌着的海河的水那么深沉。月已跃上枝头，明亮的清辉笼罩着我们，我和他依依惜别，那高朗澄澈的碧空，那浅吟低唱的海流河水，我和那颀长身材的师长紧紧地握手，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保定，我很快考入女师，成为留着童式发型，穿着短裙校服的一名中学生。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两位老师对我特别厚爱。一位是李安仁老师，一位是沈胜老师。他们不仅给我补习功课，帮我跳班，而且在我由于用功过度得了肺浸润症时，还用自己的工薪给我买药，悄悄地送给我。

我一上女师，下课后便钻进保定莲池图书馆，我坐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聚精会神地读书。那时代，满屋坐的都是男性读者，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学生，所以很惹人注意。我每天大约午后三点多钟来，一直到闭馆才走。这里储存的浩瀚般的图书，成了我读书的海洋。我在这里读了鲁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萧红、曹禺等名家的著作，也读了果戈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罗曼·罗兰、萧伯纳、歌德等人的世